明季野聞
全

明季野聞卷之一

李温陵傳

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校官徘徊郎署間為姚安太守公為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有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為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

間簿書有隙即與衲論虛元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閱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遺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淡于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衲求乘理極其超皮剔膚見骨逈絕理路出為議論皆為刀釰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効之有遺棄

之病數致箴功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進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俳調衝口而發旣能鮮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讎校肌擘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然不可迫[illegible]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

則解衣大叫作兒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
險絶鋏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于梳櫛遂去
其髮獨存髽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
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
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刍語聞當
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
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
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以幻語聞當事當
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于
北通州又會當事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

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
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
邸舍匈匈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
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
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
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
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
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
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
入卧于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

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
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
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絶者兩
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
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絶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
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扶護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
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冡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
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録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
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
刻之于南京是爲藏書盖公于讀誦之暇尤愛讀史于古

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旣倖僥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淸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悔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

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
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輕重而舍其
批駁譏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窾之處大有補於世
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敎比之毁聖叛道則已過
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
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眞後世監二
史之獘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
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
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與且夫今之言汪洋
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

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来讀莊子者擬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鷄豚羊魚相繼而進至于海錯若江鰩柱之屬喫吻裂古人息一朶頤則謂公之書謂消積道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
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羅禍又不自
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絶意仕進也
而專談用世之畧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
猶潔自厲操若氷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
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絶聲色視情欲如糞土人也而愛
憐光景于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
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
傾注愛慕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
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劒客存亡雅宜生死交情讀其遺事

為之咋指砍案按袂而起泣淚橫流痛笑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揭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啣力若蘆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混俗若就圈圚甦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人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録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客謂公之于温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

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仕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欲未絶孌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元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怏意思𩀱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跡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　急乘緩或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籍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

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聞其旣已髡髮仍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慾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毛太保公傳　　毛先舒

毛太保公名文龍字振南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生於杭州錢塘松盛里美鬚目閃閃如電爲人落拓不治生産好談兵甞與人羣飲酒樓酣拍案呼曰不封侯不罷休衆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之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假空札數百得便宜行

事時天啓元年也公於是率麾下一百九十七人東據皮
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其地約百餘里四面皆山陡峻惟西
邉一隅可通舟楫耳公得之全復海蓋諸州俱震朝廷遂
以公為正總兵賜尚方釼未幾進左都督又加太保封三
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使於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櫓
立火砲為守禦具又建府鋏山立文廟設學諸生得附北
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船為長久之計
甚悉遇賊敢戰決勝屢得捷出奇無窮而神亦助之甞戰
於大后門嶺矢来如雨再易馬皆射死夜半公步而登山
入廢廟顧見廡下有黒馬遂騎之出馬行甚疾敵望之皆

辟易退却天明還其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黒虎騰跳而去皆大驚曰大将軍真天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貴人膺台八都與所親客言别飲中問曰僕行矣方今以何事爲丞會此客與公私郄乃故沈唫久之曰東島大可虞時貴頷之初公所招集勇猛士已十餘萬而探聽游哨之人又多日費朝廷數千金餉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發也公最後疏云脱使士伍一朝脱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如國事何廷議已疑其要脅跋扈而時貴適入會袁崇煥所新起經略駐遼左時貴者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甬一念公功高而憤朝議之多舛也不平乃上疏論不可解者

四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豆一百三十萬今皮島自天啓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五萬有竒米豆共九十餘萬耳猶紛紛然責其費之多乎此其不可觧者一關寧極望不過四百里乃擁兵至一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淼一千餘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戰何以聯絡而相策應乎今文龍用兵財十五萬乃謂其實兵止二萬八千而餘皆虛冒錢粮也此其不可觧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翦請田宅之意而猶慮其尾大不掉者此其不可觧者三既謂皮島為扼要之地而倚任文龍乃沮其餉是委之敵耳即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師喪

内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龍為憂此其不可解
者四其餘論形勢兵機之宜而擬為文龍辨白者累累千
二百餘言且自敢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不肖崇煥乃
為書招公會於雙島雙島在皮島稍西崇煥云有密謀公
坦然揚帆来且欲因是細陳宜速發軍餉狀時軍中頗以為
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
我果奉詔而来雖多人何益徒滋猜貳且不聞汾陽昔赴
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雙島一古寺崇煥謂公吾所欲與
君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屛去騶從獨崇煥後一書生隨
之崇煥顧曰此吾幕中奇謀士也常與俱因共挽手入寺

僻處而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崇煥故移
坐與公促膝作耳語良久忽曰吾今日欲斷將軍頭公笑
曰無謔崇煥曰奉密旨懷中出片紙示公蓋矯詔也公疑
之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下座拜
受詔滂泪無一言起拜延頸待戮書生遂出刀斬公公死
崇正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出獲島還
本鎮鎮邊而公有族子承祿公養以爲子從公在島中官
副総兵聞變棄官欲還杭州崇煥復捕得鍛鍊之令誣服
與父文龍謀叛蓋欲借此以觧已擅殺罪逼令畫招文祿
取紙筆大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

被殺於是皮島諸將士共棺歛故主帥屍駕海船載柩東
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船反逆而西諸將士無可如何乃
共拜之而浮諸海率其衆竟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
此始徐爾一復上疏白公冤疏八不報爾一遂掛冠去未
幾軍書旁午都城大震朝廷知公實枉死又頗思其功遂
崇煥磔於西市每肉落一塊則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誓
至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之用兵也嚴賞罰必信與兵
士同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功能於權要絶不肎餽遺
或送白銀千两傾人參八百斤公但如其銀價報之故恐
之者多亦以此致禍焉鐵山皮島俱祠祀公遼左遺民有

挈妻子来竟無所歸號泣自經於祠下者

婺州金隐君傳

林璐

金隐君名光字公絢義烏人也少好學凡天文地理奇門遁甲暦律醫卜等書靡不畢具性好遊居家嘆息曰丈夫回跼蹐户庭耶時熹宗時毛帥鎮東江金君附商賈舟至其地縱觀海外形勝大喜無何政府惑處士策授謀殺毛帥帥麾下枕戈又數見疑斬餉麾下舊部憤曰大將軍死一書生吾屬安向遂掠定長山五島率兵民萬餘航海歸朝而金君始罹羅矣時崇正甲戌七年即大清天聰八年也南望輒淚下南人為将領者客金君時諸道統帥智順

王等求操舡客卒不得智順王廉知知之召金君智順王
者平南王始封爵也金君佯為許諾典書記惡西僧多雜
處不與言乘間逃去國法嚴笞之百又逃縛而大創之創
愈又逃督捕者請于朝將斬之坐金君纛下帳下爭以酒
肉進金君嚼酒啖肉大笑曰速殺我吾生不歸魂歸矣智
順王大驚馳馬至若非金某君誤矣别以他囚殉舍人子
流涕謂金君曰王愛公柰何負王金君悟八謝王王大悅
凡十年王倚之如左右手然南望必淚下喜登高山觀日
瞳瞳升則大喜或悲哀雪涕以頭顙地人不測其故一日
又出遊西僧躡其後稍選騎相並望其山形盡白山腰懸

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也金君驚將返轡西僧曰愼
無恐吾命之退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如疾風駛去金君歸
語人曰吾向惡若曺繼自今毋輕相天下士順治元年甲
申王從攝政王及恭順王懷順王八山海關會平西伯大
破賊李自成走之遂入京金君與俱入關時策馬歎息泣
下曰吾曩日冀魂歸今生歸矣未知較䰟歸時何若會大
淸定鼎都北京更從王定太原克延年明年下九江左寧
南全部降品騭諸降將數與金聲桓語聲桓欲得金君王
不許其後聲桓敗王笑曰吾從其請汝敗矣金君亦笑曰
聲桓不得光故至於敗又明年取湖南王與諸王會師咸

重金君王八朝改封平南王王欲叙金君功固辭已丑王始與靖南王取廣東攻南雄取韶州襲清遠降從化始抵廣州運籌發策敵無不知有金君者諸將欲屠城必勸王戒止之凡二年始克廣州又二年定高廉雷瓊等州戰取疾徐咸受成筭又明年大破李定國於横州叙平粤功當同三品固辭不拜金君欲歸隐王卒不許王以其子尚郡主三辭不允始成禮金君歎曰王遇我厚失我初願奈何吾航海北渡十有一年從陸八闗當時不能退今又幾何時言未已淚下金君慈祥豈弟謀而善斷鑑龍眼崗之屠至議勦石門佛山卒不許聞隣道誅殺某某 帳中泣曰

老革若此悖矣往者粤西陷失定南王諸將皆坐法線國安等東下諸將謀拒之金君曰是予敵也急書榜宥之再請於朝未為晩其後粤西定粤東亦安潰將咸泣金君功益著即負固如文村逾十有一年而卒降文村者故明虎賁將軍王興所踞地也處萬山中左峭壁右大海陽為順而實不臣羊腸鳥道刺竹叢雜即步兵短刀卒不能八思持久困之一日興遣卒嫚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汝軍中金先生自來吾降矣守陴者以告明日復嫚罵如故金君聞之慨然請行王及旗帥督撫大吏驚曰蠻無信奈何失金君金君揖列座曰光應去令一騎釋甲前導傳呼曰金

先生来村口卒馳告興興曰僞耳令素閒諜者占之急奔告曰果金先生與命輿而八徑數里甲兵稷芟山積興出迎問曰公護騎幾何金君曰一騎興曰君何信我金君拱手曰汝先信吾安敢不信若登堂磬折如客禮王將軍從容言吾祖宗受約東為藩籬外臣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藉兵雪故主仇感泣至再雖然興豈為降將軍耶語未竟忽一人啓扉突出則故明侍郎前兩浙督學臣王公應華也與金君有舊相持拜跪哽咽卒不能語王將軍設席時二人曰且飲一飲凡三日王將軍把盃歎曰君来興宜踐前路命五子出拜指金君曰汝曹善事汝父更酌金

君酒眦目撚鬚降席請曰興死矣興毅魄不死大書塚前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足矣金君瞠目錯愕應曰諾王將軍召妻妾登層樓自爇連珠砲轟然雷震而沒越三日金君携其五子出納敕印土田冊籍降者次第出金君曰興獨赫亦忠臣也吾不負死者勸王請於朝卹其五子如其言以褒之蠻裔感泣無敢有復叛者而金君名益著金君佐王幕始終不受官然金君隱軍中幾五十年王欲官其子帟卒不許登粵王臺凌風長嘯謂吾曩時濱海觀日出今又濱海數數觀日出吾得跳天門依日月足矣臨死歎息曰吾少時幾死而不畏死今老矣願遲須臾死顧鬒

擬以死隱忍五十年竟死矣金君未死時澹歸大師為君作留須子傳

林潞曰金君隱者也卒不仕吾聞金君識星緯始娶婦婦亦識星緯兩人嘗私語不告人其弟輝生數為余道往事輒流涕前二年省兄歸臨發問之曰弟將隱先生俛視笑曰此豈安枕時耶輝生再問卒不語裂畫像授其弟無以綢衣一贈之曰吾五十年鬚眉尚在汝寫吾像立吳山望大江觀日出汝知兄毋相忘金君沒而澹歸子又為題像以貽其嗣君

書明亡九道人事　馮景

愛鐵道人　銅袍道人

雲南愛鐵道人少為諸生明亡即棄家為道人性愛鐵見必膜拜頭頂肩臂以至胷背腰皆懸鐵片行路錚錚辟穀不火食嗜飲人與之酒張口入之婦人則揮去或問之荅曰男女可親授乎與四川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而服之遂以名常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去

朱衣道人

朱衣道人不知何許人能九州方言及外國語明亡棄青衿為方外遊冠漢玉冠服朱衣常自三吳走蘓門七日往

返寄人家書有驗春日戲作紙鳶長數十丈給二小兒於
上乘東風吹入雲際令兒擊金鼓以爲笑樂及兒下亦不
苦風寒盖先與二粒赤丸呑之也自言千年前曾捧日納
陳興國口中

沽死人

蜀人江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山學仙
得其道自號曰沽死人已而維廬妙高峰頂鍊金丹十年
乃成别子百餘人惟荊溪陳留王得其術能立水面行峭
壁往来嘗駕雲一日縛虎騎田間沽死人怒責之曰所貴
道者靜無爲也有爲則駭世豈清淨妙道哉於是陳留王

面壁三年坐沽死人喜曰可授吾道矣既授乃語羣弟子曰道有傳人吾將蛻輒掘土穴可容身者入居之命封土毋通隙既埋羣弟子拜且呼之土中輒應三年後呼之始無聲樹碣曰沽死人之墓

宿州道人

宿州道人姓章失其名有術能役鬼鬼名柳青明末至徐州冬月衣麻衣行大雪中人見其汗浸浸流面手揮之如夏月皆異之徐人挈榼遊春南山聚飲道人乞焉徐人曰吾輩携一壺酒羣飲且不足安得餘哉道人俯拾一石如豆大掌上吹之即成燕金付主人　沽酒盡醉數十客壺

未竭也於是州人萬御史奇之與道人来往一日請貸百
金御史揺手道人笑曰試君耳吾自有多金招御史視榻
上則皆其家中物也御史大疑道人立呼柳青送還明日
萬忽死明亡道人沈於桃源後數年徐州𠛬與飲酒人往
山左見道人在泰山酒樓酣飲歌大江東云

天妃宮道人　占月道人　心月道人

明末天津衛天妃宮道人上官常明江西南昌人也有道
行年六十餘明亡忽一日命其徒購𡨥壽缸舁之庭道人
八缸南面坐而試之曰正好不須更擇日以炫世去了罷
即瞑目終缸停於室三年其徒素無行好飲博欲瘞其尸

以缸易酒夜啓之愕然也大驚遂生瘡毒有天津人客吳門北歸素敬道人遇於淮陰市問何日離天津道人答云三月三客飯齋道人別時授一方曰付吾徒治其瘡客抵天妃宫始知道人亡三年矣啓缸之夕正上巳也道人同鄉有占月道人周德風字思永博學工詩出仕明亡棄官入道游廣陵許翰林師六以師禮事之教人必以忠孝年七十六預定死期端坐以化葬於金泉之麓後有所知從武當来道遇占月云将入終南乃郵書於其徒此人歸始聞占月化去也同時有心月道人姓譚名守誠湖廣酃縣人兒時戲於庭有紺髮朱顔黄冠人廬見而異之曰此子

骨氣非凡他日可肩吾道也語畢隱形家人皆恠之明七

遂為道人遍遊名山一日遇王崑楊真人偕往武當山傳

妙道修真三十年以龍門心印付之屬曰爾得吾道以度

人為孝一義故心月遊行天下專授拔人委曲誘盜魁為

善葷心甚多止於江寧城西虎踞山之隱仙庵一日語學

徒曰某日吾將逝矣至期沐浴更衣朝叅畢偈曰一心靜

極萬緣消獨露真容月正高端坐而化康熈巳巳年事

狗皮道人

明末有狗皮道人者冠道冠躡赤舃被狗皮乞食成都市

每乞輙向人作犬吠聲於是羣犬皆吠道人對吠吠且不

絶聲主人厭之急與食去道人忽作虎嘯群犬皆辟易俄而流賊張獻忠八冠道人突至馬前大作犬吠聲獻忠怒道人反走賊策馬逐之道人故徐徐行飛馬不及也獻賊益大怒自躍馬射之中其首不及反激還中賊馬馬斃獻賊駭以為神乃已他日獻僭偽號朝元朝集百官忽来道人被狗叏列班行犬吠不止獻賊怒益甚命縛之道人益犬吠俄而盈庭如數千犬爭吠合城之犬從而和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衆皆不聞盖為犬聲所亂獻賊驚懼而退退始不聞犬聲道人亦不知何往時則有成都女子自稱鐵娘子者亦乞食於市腰纒鐵索長數百丈重千餘

斤自西門直達東闗大聲呼曰鐵娘子失去鐵牛一頭報信者予錢十萬貫獻賊聞之以為妖率千騎射之矢如飛蝗卒無一中獻賊大怖歸即病未幾中創死鐵娘子後從狗皮道人仙去

周禮部傳　　　汪有典

公諱鑣字仲馭金壇人崇正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公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

公貴爲盟主大鋮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闌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鋮爲快大鋮聞則嚙齶搥床大恨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大鋮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鋮內啣且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鋮之客語大鋮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鑣於是大鋮惡公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朝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

公纘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鋮欲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朝呼為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馬阮忌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疏藩之名則殺仲馭為無名於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以公為周鍾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疏藩者南都議立君潞王有賢譽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歃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衆正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

士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國變降賊草偽詔醜詆先
帝天下哌之司寇高公倬擒至開新竹篦對衆杖之數十
斬於市士英既刻公大鋮又自為疏購無賴子上之而一
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縯祚同繫刑
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踉蹌奔竄善類為
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正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
備僉事十六年疏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始疑延儒放歸
復徵聽勘而賜之死以此為衆正所歸既與公同繫御史
王懩阿大鋮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憒能斷我首邪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搆陷鑣績祚士英大鋮益怒謂鑣縯祚實召良玉兵趣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無葬做伍子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鋮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録蠅蚋録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叅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盡阱之以空天下會大兵至而其禍始觧大鋮已先士英納欵從大軍取閩將踰仙霞嶺得徵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

吾等先踰嶺而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鋮艴然
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
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歎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
也軍中不鮮東林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
軍踰嶺大鋮下馬步行趫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曰
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盻矍鑠軍中頗壯之行
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隨
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
棺越數日乃舁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尸虫盈於路僅存腐
骨而已或云過嶺白晝見雷公索命頫首曰介公饒我遂

墜馬死或云大兵擠之墮巖死仍戮其屍先是崇正十六
年大鉞竄伏金陵左良兵南下大鉞颺言歸德侯方域爲
内應方域亦復社中人大鉞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鉞曰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　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
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懽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
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
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
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塗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
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嘗以爲

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
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
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而父行理當謁
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
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
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為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為僕貰
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
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
於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
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

又不必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
君必重爲兩君所絶若僕獨私從光禄遊又竊恐無益光
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絶矣凡此皆僕平心稱
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固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
矣昨夜方寢而楊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来都
人洶洶阮光禄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内
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寘之族滅
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
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内亦賊
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

逆窮倒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詐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顧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朝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為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

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越明年大鋮果得志放手殺人方域幾中辟大鋮旣死蕪湖沈士柱亦罹鄗禍者爲文祭之曰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其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予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操杞之媢賢榮身

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
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擢科歷登華膴中常侍之際勢中
要路與賢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俍子獻百官圖道
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薰灼嗣允滿天下得公不加益
失公不加損効吮癰舐痔之行媚啣憲握爵之人具翻江
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
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
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
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為先帝報讎予
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智權復為採錄抑或洗滌瘡痏

涵茹包容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於群
論使公十七年林竪養其麟甲豈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為
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
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世說者
謂其憤時嫉俗科諢皆指目正人予謂不然弘光半載公
所以登場塗面自為玩弄其語人曰寧使終身無子不可
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觀
友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塘無論功自比皐嚭作讖錢塘此
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誑後世公等謂邪之
醜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為戲予以知公

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閈小忿壇坫微詞殺雷公介周仲取復興鉤黨之獄使守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吒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群小必殺之即不死於阮不死於群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軏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雖虫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厨及

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吾

也予以知公之事愉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

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説者以責君而後追期與

誤國而趙間道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客謀策如

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

以我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甲而事

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尚懼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

公又先馬劾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

天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

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崖一

趺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天實為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險者予為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為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為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為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為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嘗不以予為知言也意予謂隅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削隻義之識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悪毒為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稱觴有胥人者

以聞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閲曾當座叱之語微及於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墻借君為贄公於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説也或又曰君渭陽為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為給諫侍御兩傍一令往還未絶也甲子以後公為奄私人侍御公絶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説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補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撲能容之予即小過微文剌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之於胡安國始末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胡宏或和議不

合或答書甚嚴憎心雖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
予予卽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矣噫黨禍
初發公曾廡語坐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叛
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望
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我但喪其
膽摧其肝肺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倔
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予也夫倔強之名
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知我今秋
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爲予危之
予笑謂人曰阮生狡獪人也其於予一發不欲有懈志矣

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摶象令力免尚得脫今游魂餘

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罟哉予知公之

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

而實汎常公操利刀設深穽致我流離瑣尾家業蕩然猶

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曲曰嗚呼陰疑於陽必戰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

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畊周銓

公尼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煽

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擧人其侍公最久蒙薦拔最

甚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恫喝多方畢

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紘爲朱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韓侂胄論朱子爲僞學徽宗陷北子樗誣其謀反於金主梟獍如此泥後鬼蜮乾坤崩塌職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文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人者笑罵雖復由人好官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夫來者鑒諸

國變難臣鈔記

汪有典

雍正癸丑夏汝愽士偉業出敝紙一局曰國變難臣鈔云明崇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其先世自燕邸創記者紙壞敗然諸諸人姓名頗完好則不無一二蠹蝕者名不全

而姓尚存也凡分目為七一曰死難姓名一曰刑辱姓名一曰囚辱姓名一曰潛身姓名一曰叛逆姓名一曰受賊官職姓名一曰誅戮姓名其死難姓名自縊死者九人為李邦華施邦耀凌義渠吳麟徵吳甘來許直成德張慶臻鞏永固其自縊為家人解救賦詩投古井死者為范景文其自縊并妻幼女俱縊死者為倪元璐其自縊并合門縊死為賊殺百人號哭者為劉理順其自縊與其子新進士章明皆縊死者為孟兆祥其同妻俱朝服飲酒自縊死者為汪偉其於二十一日入朝回自縊死者為周鳳翔其具衣冠赴朝內金水橋死者為金鉉其罵賊被賊殺者為宣

府巡撫朱之馮其罵賊不跪被磔罵不絕口死者為大同
巡撫衛景瑗其軀一家俱上樓放火并自焚死者為劉文
炳劉文耀凡死者二十有二人皆致命赴義爭光日月者
也其首列刑辱姓名為方岳貢夾二夾完贓三千兩不死
留用次丘瑜夾與岳貢同完贓倍之而減其六之一若雷
燿龍若郝晉王鼇永沈日彰呂兆用雖僥倖留用而夾皆
與岳貢等其夾二夾仍不留用者則有陳必謙李明睿張
鳳翔金之俊沈惟柄胡世安張忻諸人其夾二夾并其子
亦夾一夾桜一桜者為王志正其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
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者為張維機其以古玉杯金壺

及諸賂器丐周鍾賄王旗鼓得復授職者一爲夾一夾之
湯汝成一爲夾一夾之吳履中其以削髮夾二夾者方拱
乾楊昌祚衛允文劉明俟吳孳昌夾四夾追銀四萬兩死
於家者孫度夾四夾死在條者李士淳林增其他如陳德
純方以智王
顧鋐鄭楚勛馮垣登吳邦臣蕭時豊萬　黄熙允
張正尹趙士錦吳伯宗李起龍郝傑陸禹思鄭逢蘭范方
謝於陛陳翔林蘭友蔡國光劉中藻何肇元曺維才李逢
甲錢增鄒逢吉或夾一夾二夾不等凡夾者五十有五人
雖爲人好　不類而皆不免於辱者爲宋之繩削髮以揚

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鼓危來汪光緒楊若橋周亮工劉
令尹俱未來此所謂因辱者也蔣德璟十三日辭朝出住
崇文門外鄭二陽曾櫻施元徵張伯鯨汪維效翁希禹程
北科官偉鑒程子奇彭遇凱施升將臣譚良友史夏隆嚴
通林筋王崇簡所謂潛身者也其叛逆奸臣姓名則張縉
彥周奎宋企郊等四人其時以太子獻者周奎也以十九
日同太監開齊化東便二門獻城仍被來者張縉彥也其
受賊官職姓名則劉大鞏光時亨楊枝起三人倡為助餉
之說各寫五千金丐宋企郊授名自見授職梁兆陽自見
兆二授兵部侍郎楊觀宗亦自見二授禮部侍郎周鍾授

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并獻下江南策進入卽自詡牛老
師極爲歎賞者周鍾也福王南渡與光時亨武愫駢斬於
市者卽周鍾也項煜授太常丞煜門生黎志陞爲賊腹心
欲大拜之卽昌言於衆曰大丈夫名節旣不全當立蓋世
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本職始沮喪逃歸南渡時煜
亦被人執而沈諸河死錢位坤授國子監丞初賊不用坤
丐周鍾竟緣爲文選顧楊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
非凡人京師有不凡人傳薛所蘊授祭酒何瑞徵授敎習
館元宋學顯趙京士葉初春授大理丞賀王聖吳家周授
原職董家恒楊廷鑑韓四維高爾儼陳名夏張之琦趙玉

森傅鼎銓楊名琅魏學濂張元琳吳甬壎劉餘謨魏天賞
史可程朱積蕭早王自超劉逵琮何九雲張九錫劉肇國
李化麟姚文然高衍胡統虞傅學禹羅獻玟梁清標白允
謙何允先李呈祥龔鼎孳趙頻楊梅鶚黃燦成克鞏張端呂
崇烈劉逵謙熊文舉侯佐俱康職楊元錫孫承澤戴明說
傅振鐸時敏申芝芳高翔漢茍元蓋郭元金汝礪朱徽彭
琯林鳴球柳寅東陳白羽張明駿蔡鵬霄衛正國徐必泓
王于曜鄒甦明吳剛思徐家林吳元謙釋沅李之琦胡顯
李丕著張元輔呂兆龍龔彝湯有慶黃徽允吳之琦張琦
程玉成王皐黃國琦王孫蕙孫以敬王爾祿吳泰來武㦤

李登雲俱授職襲　授防禦使朱　授四川府尹張
家玉以建言細三晝夜仍授原職凡爲人一百有五半皆
一世知名之士也所謂誅戮姓名者首輔則陳演夾一夾
追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七十兩逮夜殺之魏藻德夾
一夾追銀一萬七千兩其妻二拶子二夾飲水死吏部尚
書則李遇知夾二夾拶一拶追銀四萬六千兩仍夾死其
見於敞紙劄記者如此嗚呼予於甲申死難諸君子既已
考之他書之次第爲之傳今復得此鈔印證之所謂信而
有徵者庶幾無憾與至於衛允文吳甬壎殉揚州難曾櫻
殉桂州難張伯鯨殉揚州難各有傳傳鼎銓南還爲鄉人

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與揭公重熙同舉義旗死附見揭公傳魏學濂欲有所為未遂自縊死無錫顧瑞徵與如皋冒襄嘗雪其冤自有傳張家玉起兵廣東屢破龍洲博羅連平長寧諸縣轉戰一年入據增城大兵環攻之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難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遂拜諸將赴戰塘死附見瞿公式耜方以智為僧入粵大師物色執之逼令更服則生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唯其自擇以智辭左而受右帥起親解其縛聽為僧錢澄之記一事云順治甲午方密之以智既為僧間関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坒賣卜周勿菴肆中

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决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某跪進曰展書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香襲御座耳上曰旣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

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嘆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而辟其孔炤之
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閑說與以智
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嗚
呼世受國恩甘心降賊吾無責焉矣爲賊鉤索杻遭刑辱
生逢亂世勢難防危惟晩節末路力持人紀君子重焉若
傅魏諸公罪匪彌天悔能晩蓋固董狐之所必錄也至於
過故主之柳棺矢極口之非語者爲人臣子滅理喪心雖
復舍舊從新勲業開天文章蓋代比於管仲魏徵不可同
年語矣此句壓埋籮行中且百年博士忽於蠹魚嚙棄之

餘發而出之彼死難諸公精忠大節固綦厥不能汙天地不能死埋即無此号自當不朽而頑頓無恥者展轉貪緣彌縫粉飾圖汁且為醴泉而鴟鼠復嚇鳳凰矣則此号也在當日為六等之刑書在異日為千秋之銕案壽不剝蝕豈無意乎乙丑二月八日無為汪有典記

余按他書載襄城伯李國正以三事要賊禮葬烈帝迹死帝后旁國正所奉諱烈昭著如此此歛不宜獨畧而不書余幼時鄉先輩齊博士耕六曾為余言襄城伯事殊偽在江西一令幕中知之甚悉曾有文以駁正惜當時未經親授記録今先輩去世已久無從取證矣然學

都魏禧新樂侯傳已詳辨之其書具在無可疑者且國
正城守盡撤守禦福王時姜曰廣誣爲任釋至與除邪
貪淫之陳新甲紈袴支離之王僕倪罷貪婪無賴之史
埜陳起新並列章奏而曰其後効可覩果國正有大節
足取姜公決不違心抹殺也況譚吉璁甫松錄吳寶厓
廣園雜志所書趙一桂塟烈帝事俱甚詳何獨無一語
及國正邪而邵長衡且云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一
至陵下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似傳謁名節甚重未
易輕以予人也國正死帝后旁事具見無錫鄒漪明季
遺聞其書順治間最先出他書遂踵而襲之正史亦據

而爲斷而魏禧文集都未寓目矣吳梅村贈劉雪舫詩
云寧爲英國死不爲襄城生英國謂張世澤襄城則李
國正也此又又一誣矣鄒漪於失足諸人極力附會頌
颺桐城錢澄之憤惋賦詩云史家稱實錄孔子贊闕文
所以信後世豈不貴其真不見韓退之有論不敢作天
刑與人禍言之特心神斯人瞀不畏謬妄撰遺聞甲申
殉國變烈武數名臣此外毋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貴
國者丹書著國門公論豈能廢曲筆乃爲原皆言此書
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綱領畧不存所載諸讜論
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以徇交親至於閩粵事有

若夢中言年月旣錯亂爵里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顚倒
誰具論聞有華炎吏遣作臆怒嗔私意撰僞書誣詆無
不云儼然編埜史小人論是遵此事吾親見紀錄亦未
湮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翻遺聞頗流布人圖耳目新
耳目旣以惑後世何所循安得有識者一見輒爲焚慨
然作此詩聊以寫煩冤福王時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國
正謚貞武此採摭不實之過且吳襄以賊命招降三桂
三桂不從賊遂殺襄亦非眞償殉難者而予謚忠壯當
以三桂故曲徇之耶國正可知矣宗伯顧錫疇以請削
溫體仁謚奪職而諸逆黨請表章三案諸臣各予謚蔭

祭奠當日之朝典其可信乎張捷爲東林僧人遁死鷄鳴寺楊維垣詐稱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宵遁半道遭仇家擊死某氏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晩節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邪正史亦與死節諸公並書據某氏言邪抑別有見而不寧唯是邪東林寺僧名惇壁見陳椒峯集予考正史云范景文至金鉉二十有二人皆自引決其他靡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縶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偽將榜掠取其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定罪治諸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並予贈廕祭奠且建旌忠祠於都

城馬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衛
景瑗宣府撫衛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　四人曰
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
國正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
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內臣祀太監王承
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
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
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祔祀文臣祀進
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
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祔祀武臣祀成國公

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宜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尉方履恭錦衣衛千户李國禄十五人曰祔祀内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 褒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琯俞志虞輩特為賊拷死諸侯伯亦太半以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寗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馮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䘏也

正史解學龍傳云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刑部尚書福王時治從賊之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俞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科給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扶起

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澤兵備副使原毓宗庶
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
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
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
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
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
黃繡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續者通政司叅議米
學顥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兆龍傅
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
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郎

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来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
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桐八人
也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
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户部侍郎党崇雅吏部侍
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
承澤劉昌余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叅議趙
京仕編修高爾儼户部郎中衛周祚及黄紀孫襄十
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
魯桌吳爾壎史可程王自起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
張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頍劉廷琮吏部郎中

侯佐負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負外郎
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熈及王
之收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萬孚二十八人也其
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
衛允文韓四維御史蘓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
兵部郎中張振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及姜荃林
等十人也得旨周鍾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
侯恂宋學顯方以智吳剛思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
榜進士盡污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
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

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
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欲緩
其死謀之次輔王鐸柬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
卽擬俞旨覆以詳愼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
及士英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贊言欲劾學龍學龍引
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
徇私遂削籍大鋮旣殺周鍾光時亨卽傳旨二等罪
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
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叙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
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未嘗正刑辟也黃

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惆黃紀孫褎王之牧王皐梅鶚姪琨朱國壽吳嵩孚姜荃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蓋當日之刑賞眞僞有未易核者矣

河間太守顏公傳

林璐

顏公諱允紹別號廣明復聖顏子六十五代孫也世居曲阜曾祖經祖從麟父宏化以蓋德爲林廟舉事佐宗子治祭祀及族黨家政公爲季子少孤讀書攻苦舉崇正辛未進士出知鳳陽縣鳳陽爲故明豐沛凋敝特甚公懷柔撫恤一年增戸萬餘尋調江都會流寇横行江

淮寬楊州公與道臣鄭公二陽府臣韓公文鏡鍊兵濟
湟爲戰守計賊知有備不敢逼上降勅褒美曰廣陵南
北咽喉江海魚鹽爲畢國藏府資備綢繆葦以安輯備
祖爲邦之學用紹前徽朕于備有厚望欽哉已而內台
將入都適上遣中使楊顯名監鹺政令監司以下行屬
禮諸長吏聚議未決公厲聲曰何議爲寧失官毋失身
議則終當屈膝耳卽治裝北行及入都累試當改官翰
林時淮安陳啓新以武舉給事吏垣慕公名欲與結納
上方諭百官戴暖耳百官皆以紿啓新獨布絮上問之
曰臣不通請謁故貧耳公聞之曰小人以細事沽名欺

君罔上爲甚不報謁啓新愆遂劾逐擢諸臣多大吏私人宰罷歸公亦左遷廣平府經歷是時王師入關府向摧破畿輔間日相驚擾吏部請補邯鄲令上曰邯鄲畿南重地非習兵事者不可因問前守江都者安在遂以公應詔時公已乘官歸里即日促裝就道預期邑人士集城上卽譙門中蒞任曰吾晝夜兼程期與趙人同死今兵未薄城假以三日訓練城尚可保衆皆流涕許諾卽夜部署守禦又募勇士數十人擇邑人張軌塘領之軌塘故列校也次日開公帑賞賚守者難之公曰此城失守帑藏皆予賊矣竟出金易萬緡一夕而盡夜有兩

生以索繫城堞公集衆數之曰汝爲諸生當識大義乃
欲倡逃耶諸生多爲丐免公曰吾方治軍當行軍法即
拔所佩刀斬二人頭以徇衆皆悚惧用命越三日兵薄
城下驚曰向過此城數里已聞人喧今但聞鷄犬聲城
中其有異人乎留攻三日執塘來間數出頗有殺傷遂
解圍去時臨洺關沙河縣城俱破群盜乘機竊發焚掠
村聚執塘往擒數人比至縣則瞋目箕踞曰吾高總喧
部兵也鞭之盈百遂列其罪狀聞於幕府舊督師中使
高起潛部將侯拱極敗績高起潛劾公沮撓緩師以致
轉戰墮敵上震怒詔逮公即戰民聞之空城出走將諸

闕極陳督師欺敵狀公力阻之乃赴中丞直指訟冤始
從薄譴鐫職三級執塘被笞辱幾死公憤求歸會眞定
西山多盜公被詔以郡丞往捕之與賊對壘擐甲將戰
賊曰聞顏邯鄲且至今安在公自指曰邯鄲至矣賊投
戈下馬曰我曹恨不生爲邯鄲民公至必能活我降者
以千數數日悉平當是時公名震畿輔間河間保定天
津諸撫軍爭欲得之時公家子伯璟家居夜夢一人僵
卧肢體糜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及覺聞公除
知河間府涕泣不食急寓書極諫不可往及書達公已
在河間正色曰兒輩欲吾爲自全計此方百姓將安逃

年歲壬午閏十一月王師再入關抵城下公守具精嚴人皆恃以無恐遠近多歸之迫攻城亟公縱火具㮄風反吹火延燒城堞數十丈城上人皆死公知不可支趨歸署中令諸僕非門守悉集家人一室中積薪縱火火烈公衣冠北向再拜遂自躍入僕呂有年者冒烈焰掖公季子出上聞之嘉悼不已勅所司覈狀優恤會鼎革遂寢公配孟孺人方公舉鄉薦孺人喜甚典簪珥佐觴客及聞禮闈捷卧不起相黨相賀答曰國家方多難而遽以身許人吾滋懼焉何以賀爲孺人亞聖孟子裔孫也

林璐曰常山平原於今爲烈蓋得公而三焉公令邯鄲
時幕客嚴柏齡善祭休咎雖危困意氣自如及之河間
客言此城不可居公佯不省而陰使人護之出柏齡柿
浮去嗚呼公明大義與城存亡壯哉與日月爭光矣幾
南人爲余言公昔捕群盜盜悉降獨惟臨洛兩府陞人
無美公至咸就縛其視昌黎驅鱷何如哉余故表而出
之以備信史
國初西冷諸子古文以鹿菴先生爲最所著歲寒堂
存稿或譏刻劃太過時近小說家然其縱横奇肆寫
一人一事精神奕奕凸出紙上純得子長之神自勺

庭青門外未見耦也此文為顏修来先生作顏巽至邗溝乙言於勺庭一見辭曰某無以加此固強之僅易數字復貽書曰某卧疾必不起以不得見君為恨江左起衰端在子矣其為名匠推服如此蔣村

應總兵傳

鄭梁

星移物換吾慈谿遂稱節義之鄉而死於流寇者絶少甲申京城之陷雖無一人汗偽命者亦無一人徇國難者其受民社之寄而死獨鄢陵知縣劉而強先生振之耳先生以老諸生得一鄉舉乃能不負君父為桑梓增輝而一時巍科宦位者率以全軀保妻子為念蓋嘗竊

歎豪傑之興斷然不必科目今年春不弟南歸舟泊臨
淸晤應氏朝棟朝樑凡屢出其父行畧求傳乃知流冦
之亂吾慈谿死於封疆者尙有總兵應公泰宇也公名
時盛泰宇其字世家慈谿其先有以功封廣寧衛指揮
同知者遂用世襲居三韓崇正甲申二月初五日闖賊
李自成圍太原時公以河南總兵官爲山西巡撫蔡公
懋德叅軍留守太原賊傅城公率朱孔訓等迎戰殺賊
數千至夜乃罷明日又戰晋王曰賊衆我寡不如堅守
待援公曰然然須出奇計破之公登城周視賊壘夜縋
死士出城令從東南入賊果自相擊殺斬級無筭生擒

賊首四人平明梟示城闕賊望之奪氣噴之風霾晝晦
公下令固守而標將張雄者素與賊通侵夜從東南角
樓發火樓積火藥烈風從之倉卒惶急雄棄間下城入
賊管風火達朝雄軍士卒皆衣賊衣立賊幟東勢登城
時公在新南城蔡公在大南城公見城陷急馳至大南
城授蔡公鈎攤之上馬而身與賊巷戰賊稍退矣蔡公
所在公復單騎大呼入賊隊手刃賊數百賊辟易無敢
當者遇蔡公仗劍立於衢中公下馬扶蔡公同至三立
祠慟哭曰此一塊乾淨土殆吾兩人死所矣相與懷印
從容東向再拜畢公解袍帶二一繫梁左一繫梁右蔡

公就左繼身輕不死公卸所衣鐵鎧披其身蔡公死乃
就右繼須臾氣絶把總王永魁自救先是蔡公兵備寧
前一見公即以忠義相期引為叅軍其後蔡公為太原
巡撫公日詣選世冑良將調鎮要害亦至太原仍叅蔡
公軍未幾以平五臺交山等寇功蔡公疏薦陞公河南
總兵官將行會督師孫傳庭戰敗潼関山西震動蔡公
因咨留公而軍民相聚乞留者亦萬人公遂止太原不
行當是時蔡公請發禁旅請真保火營請鎮將馳援請
宣秦協防請練兵京運請留晉餉疏皆奉旨下部迄無
應者而賊相距僅隔一河北抵林邑保德南迄芮城蒲

坂延袤二千五百餘里處處氷堅可渡境內監司守令多解職無来赴任者治河守將自平原平陽二營而外類皆守備事權輕領兵又寡蔡公憂危告疾或勸循往例出境候代公曰此何時也而可循往例乎蔡公然之與公同至河上檄寧武總兵周公遇吉防保德以扼其北而命公守蒲坂等處以障其南亾何平陽岢嵐告急晋王羽檄一日十数下公留馬步三營於大慶風陵等渡留保火四營於吉鄉諸渡而自率師與蔡公馳救平陽甫就道沿河州縣或降或潰賊長驅入境公以太原省會要區且親藩重地乃與蔡公歛兵入保遂死之公

器識宏偉風骨峻毅事父母昏定晨省送往慎終無失
禮居恒讀古忠孝事慷慨悲歌有志士仁人之傾未襲
職時曾補時上弟子譽年即通經史百家之說為文矯
健雄古比其死也年財四十八朝棟泣謂予曰初公歛
兵八保賊以偽碑招公公立斬其死與蔡公約大小文
武官聚漢壽亭侯廟中斬通賊者凝十人仰天誓死三
軍感泣及賊圍城公謂所親王體元曰吾府四圍可積
薪事急當焚我妻子否則吾將手刃之公矢志皎然如
此而撫史謂公見蔡公遺奏激其忠義以死其稱蔡公
則誠忠矣如公何余謂死生之際豈易言哉使公果不

欲死楊士奇不嘗為周是修立傳乎即如樵史言公亦
毅然大丈夫也而凡平昔志行赫赫在人耳目子何庸
為公憾邢方公參軍太原時吾縣中科目視他郡邑為
盛往往受主眷據要津如公武進曾莫知其為慈谿人
也風霜摇落滄盡潭清公獨與劉先生而強者屹然如
二華插天遂足為毅十年来鄉邦節義之倡余固疑場
屋詩文之不足以得豪傑也

論曰明室之亡也太平由於文武之不和書生儒不知
兵一朝居人上好操文法從事武人類起粗暴昧禮義
臨危輒驕蹇不受節制而國事不可為矣如公與蔡公

又何其同心而并力也使風霾不作雄賊無從中變太原城得稍延旬月為神京屏蔽天下事不可知明皇安知無幸蜀之行肅宗安知無靈武之役我公即與常山睢陽同禍意九原亦瞑目也乃不幸而使千載之下徒與李庭芝姜才守揚事同一浩歎豈天命固有在耶悲夫

鄧歐石三布衣傳　　汪有典

汪有典曰嗚呼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士大夫相率迎賊旋轉取富貴開門者樞臣也勸進者宰輔也投名受職者百司也凶問至於南都立私人報私仇者逆黨

也咸置先帝不問矣而市井耕氓悼喪其君恥不戴天
者獨所在不之也予以所聞鄭歐石三公者分固不必
死也然竟死噫烏得不傳
鄭公諱奇遇守會明栢鄉人農家子也不知書聞國變
奮袂欲殺賊苦無助謂其妻曰吾欲死義爾能從乎妻
曰夫子將蹈高御史請先之即仰藥死次日座之祖塋
之側台親故與訣衆曰子草莽賤士而損軀徇國好名
不已甚乎悵然曰嗟乎是何言士固有志豈以死博名
高哉竟仰藥死
歐石二公者皆武進市人歐公諱敬竹有妻與鄭公同

亦不知書石公諱士鳳無妻有僕僕亦無妻畧識字家

俱貧無生産歐公爲人修破扇糊口得錢即飲酒市中

醉輒爲人言嗟涼一世人市人皆笑之聞烈帝殯怡鄭

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巵酒共妻提壺來䀛之

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歐公曰經何

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妻未從

石公旣貧無妻與一僕相依而不屑營生計聞歐公死

歎曰我不可以後之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

之位納之忠義祠文信國諸公位次下市脯酒祭其先

邀隣人與痛飮竟日迨夜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

其僕踉蹌出號哭於市曰吾主人死矣覓其尸不得至
池旁見雙屨乃得尸先數日石公以三金予其隣鬻棺
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旣死遂取棺以殮其僕
未死然終身不娶同時有武氏僕者事武愫漳匡以義
愫受賊僞職索吉服迎則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今上已崩此何等時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事
賊乎叩頭出血愫不聽叱之去僕曰主爲名利惑不聽
吾言後必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
必敗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罹禍也遂絶粒死愫官
僞淮揚防禦使淮撫路公振飛擒解南斬於市嗚呼衣

冠為盜賊丈夫為妾婦詩書文字為㮛媒滔滔皆是佳
一武愫哉固亦不足責爾獨恠武愫之教不能行於其
僕且為所料也噫是為附傳

邵郡丞傳

汪有典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乏碭山人崇正末由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入切以臨敵易主搖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十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偽將劉芳亮射書

城上諭降建泰得之台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顔向狗豕求活邪建泰趣何公印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必不爲此用問公公顧視其肘涕泣被面大呼曰曩知府米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闖部將劫取之以授賊手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祿祿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闖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晋公相期待邪顧喪心若此建

泰膛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
陷公挈印投城下為羣賊所執搜得其欲奪之公大罵
固不與遂為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
何公立緻前自轟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亦皆死而
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官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
士由鄉貢起家即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
亦必有至牧守二千石者進士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
起絓誤易復失職敗衂可飾罪為功其力至於顛倒一
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為難以故進士之黨盛固勢盛

橫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誅殛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旣
去益靡顧忌易心蒙面宗社可覆君父可忌而進士之
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祚亡於奄亡於賊而不知實殺
千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並心一力居奇貨而鬻之也
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
尚惜肯以天下予賊予進士之徧重流極若此可勝歎
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蓋以崇正甲戌
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云云

明季野聞卷之二

吳副榜傳

汪有典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正壬午副榜乙酉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皋冒襄爲之序曰嗟乎余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歎啟正之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致歎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無煩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靈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咸值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養氣運雖盡而黼黻日月之光兼總英雄之畧者受命

挺生雷策電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斧甘心斬絶此唐宋以来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輪囷離奇欝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彝氣千里命駕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舊京十五國人物畢集南雍之盛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珠盤玉勒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礪期許大江以上為吳樓山劉伯宗（城貴池）大江以下為楊維斗（廷樞吳縣）天如（溥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郵合吳楚則余與鄭超宗（元勳揚州）梁湛至（于涘揚州）以影園為都會樓山之為人卓犖

淹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於經史證援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予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余考功署下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今吏部許琴公馬同

余與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宣城)陳則梁(梁海鹽)張公亮(明弼金壇)呂霖生(兆龍金壇)劉魚仲(履丁漳浦)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杲無錫)侯雍瞻(岐曾嘉定)方密之(以智桐城)孫克咸(臨桐城)沈崑銅(士柱蕪湖)陳百史(名夏溧陽)麻孟璇(三衡涇縣)梅惠連(之熉麻城)萬年少(壽祺徐州)劉湘客(湘陝西)周勒卣

立勳華亭李舒章雯華亭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闇公孚遠華亭宋子建存標華亭

陸子元慶曾華亭諸君數為大會姚伯若澣嘉興國門廣業其一

也雲間夏彝仲允彝華亭年伯李存吾待問華亭陳卧子子龍華亭以公

車不至乙亥留都防亂公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生

貞慧宜興而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寧也阮大鋮魏

忠節公大中嘉善死懷寧手忠節仲子魏子一學濂刺血上書請

歛始定城朝丙子〻一以蔭入南雍懷寧欲甘心焉余大

開桃葉寓舘挾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為左子正國棟

桐城子直國林桐城子忠國桐城子厚國桐城繆釆室江陰周子潔茂藻子

佩茂蘭吳縣周長生吳縣顧玉書犇生常熟高永清無錫黃太冲宗羲寧波李

膺公遜之江陰同子一共十三人陳則梁凡長歌末句有只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謂楊公漣公子不至為恨觀者如堵子一出血書疏稿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拜痛罵懷寧意阻樓山大快蓋重余為防亂驅逆後勁又與諸君佐吾師吳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湖州父子勤王時芑山僑寓生子貧甚共醵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山峻謝答責持金以八僕人當時友生咸集勵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〻功名勢利為念哉閱歲丁丑過梁溪陽羨余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唱和詩己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歸德来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灝氣挾万金

結客首與楼山定生勒卣芑山密之梅朗三（郎中 宣城）惠連姜
如須（垓 萊陽）錢開少（邦芑 鎮江）及余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携髮覆
眉之才子陳其年（維崧 宜興）来負笈楼山門下維時杯酒論交
江山生色父子師友松栢芝蘭而公亮凡捷丁丑令揭陽
伯宗魚仲以薦舉出守眉生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
一日楼山責余不援同郡湯薦元（廷璉 宝應）之難余既未與湯
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適袁臨侯（繼咸 宜春）先生出獄特擢
兵憲揚州楼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使者免褫革送八閩
楼山之為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馭（鑣 金壇）以喪服来南謝
當事楼山諸君左右之一日於高座寺収門生五百餘人

余在座有所商不合去楼山不以為忤也是科瘠之售朝

宗提第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調衡永又調甫破之

襄陽監寧南軍左良玉余往返萬里卒得救先君於二百萬

獷賊三十萬騎兵中皆同志力是時瘠之聯第尊先生方孔炤

以楚撫逮下獄陳子育名稷常州尊先生名未詳撫偏沅護荊

藩困賊中與余同彳亍苦辛瘠之子育兩不得當也壬午

夏秋余從方孩未先生震孺壽洲楊機部廷麟臨江錢般𣲖朝彥浙江魚

仲陳皇士濟士長洲孟長人應春仁和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道周

漳浦戍五溪同魚仲蔡懷直忠金陵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

馬應詔八京時楼山罵石齋先生閹人於淨海寺於司馬

多所條對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標嘉興者懷寧燕子箋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竟夜側目樓山者多所不可惟余知樓山五岳在胸觸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奮袖激仰忽戟髯大嘯卧隣女傍撾鼓罵座皆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惟子一售余巳八彀與樓山雍瞻舒章宋轅文徵輿華亭夏仲文四數金陵吳玉隨目對全椒宗鶴問觀上元百餘人同置副榜京兆金楚畹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叙齒二録詎知南國賢書竟以是終哉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鳥獸散矣甲申崩拆南都建立吾邑割地隸興平興平伯高傑又民亂百口無所托秋冬走南都

時懷寧勦案驟用放手殺吾黨修報復予静卧一所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来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屢及余門不縛或曰劉誠意力孔昭余不觧也以小草與戴敬夫重和州仲文孟蘭芷蒲洲兄弟錢魚𡨋無錫程權伯正賢孝感朱爰士金陵張拙生姜吳縣魯孺發一藻和州同奉特用敬夫殺然請危彊余時以獨子侍兩親兩辭閣部史公可法疏薦救災監軍歸奉親走監官依則梁兄轉徙至張縲浮雒赤海塩大白居卒遇大兵殺掠男女二十口予驚憂病百日死一永夜復生還里則本朝第一巡方使者姜公金允萊陽徵書特薦已三到門按臨秦州予時奉親寄寓宮紫元家偉鍯秦州況紫元

與櫟園兵憲亮工親来勸駕余扶病告籲至再後姜鎬級始
允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楼山以義盡節死江上子方父
子死梁溪敬夫從戟茗雪裡創歸死和州湛至死萬安孟
璇死涇縣克咸死海上仲文全家死西粤大平蘭芷兄弟
死祿章雍瞻兄弟叔侄死嘉定卧子彝仲文子死華亭機
部黎美周遂球南海死虔美周者庚辰同百史巢友與予分咏
黄牡丹至十律為虞山所特賞以未與楼山同前會故前
不書徐巢友顥海塩薦元丙布衣髡鉗一以督撫死閩一以
督撫死粤楼山當日相救不𠘧也甲申超宗先以揚州城
守死亂民子一賦絶命明志死北都後維斗崑銅趙我完

自新朱昭明鎬太倉諸君無不死眉生客之惠連年火如循閣公
拙生咸太半棄妻子散家産去鄉里以僧死於名山四方
湘客至粵稱殿上虎予杖遣戍死孺發為大司馬歸死開
火為大中丞僧死南岳嗟乎烈皇帝殉社稷自閣學以下
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亂與魏璫殺戮忠義
種子殆盡何以奮義竭忠死者如徵之表甄逢文與昌黎
書云天下大亂死忠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〻本朝
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其口
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不得
一令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加祿食不進死者僧

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正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柄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試想甕牖繩樞乾甍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聞國變同蹤棄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群居確然切磋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如此小東林棲山首倡之其制義詩歌古文辭高古不必論讀其廿一史〻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總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蒿目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手抄存之夾帒其

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如此
方大鋮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大鋮
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聲言
清君側而大兵已逼獄乃觧公歸起義戰敗被執就刑語
刑者曰吾死無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談笑而死
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胷中洞悉古今興
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
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墉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
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

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群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負飛繁相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余次公傳録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〻已也

張侍郎傳

杜濬

張侍郎名伯鯨字瀚伯江都人生而敏穎自爲童子受書即務求大指爲人克勤孝嫡務合先聖法言屬文華宗並茂澤於經術其學以循理治氣爲主嘗曰天下至不齊者境而吾以理持之即安往不得其正何事足動吾心縣吾氣乎真得孟氏之傳矣中萬曆壬子鄉試丙辰登進士第

除會稽知縣改知歸安縣察廉不阿邑紳有居政府者弗
謂便也徙知鄞々故句章地公力變積習扶植鰥寡挫抑
豪強繇是拜名流聞浙東西無與比然遂有痛嫉之者乙
丑朝覲計群吏公治最高等擬擢吏部司屬丙向之嫉公
者為柢梧銓地持之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爵由其喜
怒冢宰修人才禮惟謹勸凡考選吏部給事中御史非出
其門不可得稍倔強者或羅奇禍復值楊左繆李諸君子
封事劾璫赫然陳屍璫益因以立威震讋群靡莫不匈々
病悸或以啗公曰君曷從予由此則銓司由彼則北司矣
公為若不聞也者然以潔廉無可掊摭止調簡知河南盧

縣當三藩之國臺檄所屬有司于分派地界治帳殿供具鄰邑騷然民不堪命公獨逆謂親王駕半警趕水陸皆有坦途此瘠邑崎嶇万山中從官導引奈何出此徒勞民無謂獨不治郵吏危之曰脫至奈何公曰令在此無憂也已而果不至一境獨安咸以公爲神公笑曰何神乎吾以理斷之耳以外艱故崇正二年服闋先是公以不附璫朝夕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先帝英斷磔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畧盡公喜展布有地慨然以廓清內外爲己任誓一切不避險難故從此事先帝十七年始終兵餉勞瘁不可名狀卒以死報國無所憾非慢然矣八爲户部主事管理章

奏尋理延寧英儲人謂章奏頻局遽儲危任連援一人非
部差故例公可以有辭公毅然曰是何言也人臣不急公
久矣咸執故例為趨避是市易之道非所以自靖也延寧
流寇所自起而與捕為隣兵所以不盡死力者良由餽饟
無着何韓滉其人耳某雖不才方將請以自效又可以故
例辭乎聞者壯其言急装趨榆關单騎按行驗其瘠弱蓋
此鎮自黃甫川西至寧夏一千五百餘里吉囊等部落往
牧坊近區脫無幾而其地不産吾穀芻粮皆仰給腹裡鹵
掠漁河則餉道回遠年来中外多故着然煩費軍儲不供
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

饒精兵勁卒处今皆髑髏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遠戍
一望悲風朔雪寒心銷骨而已公攬轡歎籌以謂此地民
無起色卽兵何由飽於是累疏極言延綏危苦狀時先帝
方厪西顧前後俱報可公乃多方通商越窮徼醜地往返
甘凉間潛運米豆課氏蒔蔬以資粮之又倣朝宗遺商中
鹽遺意立官賣法以充發餉軍民兩便頓異昔觀公雖專
主餉而嫺於兵畧恥爲避事俗態流寇不沾泥乘旱寇石
窰將攻鎭城公趨幕府爲畫策立擒之天子知公能陞榆
林中路按察司僉事屬意且大用矣公卽請兵戮賊黠㷡
子王左挂於萬佛巖馘之又勦金翅鵬一座城於延水關

親歷行陣斬首万計抻漢兒賢王古路亦就戎索款塞內附其廉武焯爍著西北邊髳鬅凉州三明云崇正六年晋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𩓐策我新任而舊撫出師将領奔命揮首必将秉虔八犯密戒諸将無得離汛八賀暗撥方略設伏以待是日方受節捷至斬首三百二十級獲馬匹刀弓稱是揮罕寇𡟭山擊之斬首百二十級由是慴伏終公任不敢動論魚河堡功加俸一級予封三代如其官廕一子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即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用小役請恳澤不得造蜚語御史倪成章以奏公辯不讎有旨諭留公力請罷乃

聽觧任公還里搆灌木山莊雖時弄巵酒覽書林而目擊
時事樞本標末曰葢褱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偽
君子真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将遂不可措手嘗藴憤意不
樂或中夜起遶床彷徨歎息聲達寢外崇正十一年天子
憂賊共亟一舉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成效於是詔論公
復山切起家拜户部右侍郎督理楚餉辦勦賊張獻忠於
襄陽督師閣臣楊嗣昌鎮帥左良玉軍食一於部給合計
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嗣昌為人苛繞迂曲細已甚又愎
自用不能諮公畫良玉病不能用衆多収群盗亡命擄掠
劇于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計顧反謂餉縮公為披籍乃

更羨良玉懣曰吾不可見張侍郎然獨心伺公及公拒協
濟千金乃齰舌崇正十六年入為本部左侍郎部尚書為
慈谿馮公元飈元飇故長者第苟見上前用嘉靖中丁汝
夔故事斬兵部尚書陳新甲西市恐懼不敢任事無何移
病公掌部事獨不為前却釐舉措置一秉公正應機宜上
褒嘉之會冬召對萬歲山步行觸寒足病大作伏謁不能
起上目中官掖張侍郎起退而患益劇公念此時軍書旁
午人臣非任即去寧可在官養疾廢公家務乎遂乞骸骨
章七上乃得旨以原官致仕行至山東聞國變公附膺大
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為之祟也昔臧洪田疇以一

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况臣天子大臣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歸里晝夜泣随聞南都文武方議迎立公喜討賊有主将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群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慭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為弯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日事無可為矣徒令先皇帝𣏌我久遅不死耳我必死我必死嗚呼是猶崇正十七年也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邑人紛〻避去公不動親知畨詵公不應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揚〻自稱張侍郎令日明白死兵衆半南人或金曰好箇大模樣蛮子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荅云〻兵衆復

爲好[illegible]云〻公怒甚而笑忽突前奪其佩刀自到死兵衆
相顧失色曰是好男子時年六十一公之将授命以語其
夫人韓氏夫人曰君能死國吾獨不能死夫乎先自縊死
子婦郝氏繼姑投井死公一子雅度以父任旬日詣行都
謁遂且受公旨聊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每用嗚咽然
是殆天留以遺公也公状貌端勁辭氣安雅平生與人臨
下務克己多恩惠見義必爲然不可干以非理故邑子部
民莫不愛敬之方理延儲時都御史張福臻者以過激失
士心一朝出教椽曹聞軍多冒食吾且按簿扺根用祛宿
獘於是一軍悉甲将爲變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司張部

司如斧孃公急趨都堂撫慰衆遂輯一時傳軍中語宛與
僕射父兄之句相爲配儷其以德懷人類如此乃其臨大
節則秋霜燬鈇方其潔勁時謂公循理各當眞能行其所
學者公有文集若干卷券疏尤長曰遭兵燹皆不存故失
載雅度以爲恨雅度字介于有文藝厲志節不辱其父
杜濬曰濬至廣陵則主因圃因圃者侍郎讀書処即卒其
夫人子婦同日死節処也爲之徘徊壯跂而不敢以興哀
慮取笑於魂魄也又問所謂灌木山莊者則公疇昔旣弛
爲河用兌發民間塚嗚呼德厚哉濬次公事以向所疏記
反覆參考頗得其宗因竊歎公始終兵餉爲國勞身功名

感於西夏雖范文正何以遠過卽使其百六勿逢委衾牖下亦合於傳之以勞定國者雖蹠後昆可也而况重以常山若水之衷列乎夫忠孝性植而名父嘗無肖子父蹈白刃而子趨圭竇向歆之䀽徃々而然而侍郞有子獨能刻痛於心世守一節天之報施於是乎異

化良遷董兼麗卿雲 陳其年

歲丙申公之子介子交余已十年朝夕爾汝可謂忘形矣及求此傳必先期齋沐書拜盡禮名賓客歌舞爲壽極驩然後以情告余之好友前民甬臯當時俱在座不可誣也蓋重其父祖以及文章前輩皆如此不獨介子

然矣今人待文成而後量酬乃近交易之道殊為不古
記之以告後五百年文人之有道者知自重焉　此傳
介子并詳故余不敢畧然班傳皆詳凡不詳者不得其
詳也着意畧者元非是　自記

亹鞠毛公傳

儲大文

武進亹鞠毛公名憪恭字端甫高祖憲仕至刑科給事中以理學顯父應曾公少而卓犖七歲喪母哀毀羸瘠年十八始受書半載日成制藝三藝師駭曰吾不足為爾師乃師張清惠公數年清惠公從容語曰子不當在吾弟子列盡從吾師遊乃復師孫文介公公〻以崇正庚午舉於鄉

庚辰成進士授寧德知縣改侯官福王立授陝西道監察
御史晉一堦唐王立提督福建學政順治丙戌八月大軍
入閩丁亥七月十一日公死之先是癸未春京師戒嚴巡
撫張公肯堂舉兵勤王衆不盈萬公募二千人隸以往師
還得温綸張公進貳樞部公行取未代而張獻忠別將陷
袁吉且攻贛以窺閩張公憂甚公議曰江閩喉要在杉關
關若破則全閩震動今且厚集兵勢以守關〻固賊必不
能越邵武而南也會城内地兵民可互用守禦之事職請
任之於是區畫軍興比隊伍夜宿筍輿中凡兩閱月獻忠
趨蜀兵少解而李自成陷畿右詔勤王公以邵武兵難遽

撤復與張公建轟名義勇甫及境變聞公既悼國難繼聞
陪京政亂居常贇贇念天下事必不可為且畏鄭氏逼與
張公相對泣下戒守閧勿出而名命亦不及以此淹久於
南不復歸及閩嶠之降附也公適試士訖由興化至洪塘
聞之痛哭躍入水救而止乃轉側泉州建寧間亡何土寇
破建公力疾適崇安舟至萬石灘女夫劉元趙鑄斯前行
會大軍南下不屈死公神色怡然顧夫人周曰而曹宜死
夫人遽抱幼子躍水死二女亦死公行躍而兩卒突入舟
持之併二子置沙上公數大呼曰速殺我時土寇勢張甚
帥誘公却之公厲聲曰若亦知毛提學乎尚奚道帥遣兩

卒持刀下欲犯而止者三公麾下二子間道走而手招兩
卒曰速殺我速殺我乃被殺投湍水中時年四十有七翼
日二子上下灘求之不獲建人士聞者皆雪涕馬公學主
敬静著擇言藳澹齋藳今藏於家其知寧徳縣也除庫役
里長之害髙貲户以安禁令畫一盜萌芽不得發上官以
爲能攝候官兼攝羅原事昏辦其改候官也治知寧徳其
提督學政也南北諸貴人駢集札亡慮日數十公卒不啓
至解印綬上之乃止鄭氏甞薦童子十公對使列書芝龍
大怒公由洪塘趨海將赴永明王於廣凡八晝夜不克達
復之泉亦坐鄭氏云公死時僕鄒良王大卽皆死僕王秀

妻亦抱幼子躍水偕夫人死王秀者公嘗命轄二十人以衛京師者也

讚曰明亡諸臣軼事如史忝贇王協理輩傳記多舛異公實死於節而明季遺聞書憂憤卒此吳越人傳聞之詞非其寔也予考諸建士大夫又得公子溫錫行畧爰著於篇公雅善黃少詹馬洗馬吳儀部洗馬死於燕少詹死於金陵儀部後死於廣而公不克達天也然流蹟嶠南卒以家殉嗚呼烈哉

慈谿沈氏二忠傳　儲大文

丙戌夏王師濟制江明魯王奔台州入海六月二十四日

知甌寧縣沈履祥死之庚寅破舟山城明行人沈宸荃以魯王奔閩粤壬辰春正月二日颶風作死之寧波之慈谿族望沈師橋履祥系宸荃從兄天啓丁卯舉於鄉崇禎丁丑進士而宸荃鄉舉己卯成庚辰進士官行人壬午同考順天試得劉數仁譚貞良梁清遠姜圖南旋遣祭部臣蔡思充於漳浦喜語人曰少詹事黄公邑人也吾今得師矣甲申蔵使事而三月十九日變聞福王署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疏言歸汝青海死守紳士〻民團結塞堡宜差授官以收拾河北又言當今大勢宜居重江陵如陸遜之拒漢以遏川蜀九封潼武戍守大河西如東魏之拒西

魏北如宋之拒遼以為第一重藩籬其次自襄樊鄖黃東
徹宿楚如南宋之守淮東西以為第二重門户而江楚運
軍江北之上班軍胥宜練以實伍又今歲八銀六百餘萬
兩淮徐四鎮槩督帥餉業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
二撫三鎮團營操江守陵浦口京口費復不減淮徐國初
下金陵康茂才充營田使今宜酌行屯政又箴王間閔河
北備嘗艱苦顧無忘蕪蔓麥飯至叙功濫而將領胥橫金
曳王監紀多而破甑胥崇階顯秩請乞贈廕威而羽林冑
監無駐足地頋剷恩裁靳又請趣黃道周涖禮部尚書正
詹事任而并薦詞臣徐汧吳偉業吳太冲劉同升葛世振

沈廷嘉又以歲久旱潦陳五行変沴之應中言今有好作
威福多指欺炫謀田適營心貪黷者胥不合天心最後乃
直劾署太學士馬士英盅罔誤國狀福王怒議辟之給事
中御史交章救乙酉轉蘇松兵備道而五月二日変旋聞
亟詣越魯王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令偕諸将畫江
守轄瀝海所壘三江黄家堰間御軍整壓閑亡錙豪擾凡
瀝人德之比瀕江戍潰亟南見王慟曰事迫矣昔高宗由
大浹口出海仍引而南展轉牡蠣灘金鰲間請循剡山詣
海門庶天獲悔禍復恊金鰲吉讖乃定趨台而是時履祥
亦以太僕寺少卿轉台餉同走海門宸荃與兵部尚書張

國維護王航之海中〻左所而履祥執於李氏遂不屈先
是履祥銓知侯官縣復知甌寧胥有惠政福王時咨行取
吏部曾王署監察御史晉太僕卿比走海門或曰盍避乎
履祥泣曰死吾分也且按冊索捕吾父若何乃賦六詩以
訣而揮女弟夫童某之鄞偕死者曰亟去若奚庸爾遂就
執帥議還職往撫閩謝曰文信國有言吾不能捍父母而
反教人叛父母乎然則且薙髮曰頭可斷髮不可薙也引
頸就刃旁睨者胥掩涕當是時建福繼潰道周殉故都宸
荃設位翁山螺峰間令履祥哭酹之而日偕國維暨邑壬
午舉人張煌言練舟山水師修募千戶戍許指揮友所等

城新譚尚書綸增箏敵樓列巨船東南水門外又聯絡王
環金塘沈家門以儲穀秸鄭固犄角勢者東閣太學士燕
兵部尚書凡抗守六年而破國維赴水死宸荃護王航閩
之風櫃南日山粵之屯甫頭炭崖寨五門々由龍州泗城
走黔時永明王衆已潰且竄哀牢朱波鬱咀復走海望浪
白外洋歎曰此吾一片乾淨土也遂以船殉嗚呼明之亡
忠烈士衆矣即如崇正丁丑庚寅榜浙東西進士凡九十
人錢太倉肅樂陸行人培吳長安從義金臨清堡孫職方
嘉績胥用節顯獨履祥偕庚辰特奏名應安定昌士奮翬
殊脰死國尤烈且度越諸公而埒邑先正劉鄢陵振之宸

荃班行後進士遂克撐闔碉洲崖山於距崴遠五百六十
餘里之近洋以對峙張兵部此其胥紬火詹而死也兵部
類陸丞相宸荃類張樞密雅偕信國豨大忠而宸荃并合
君社稷而胥重之嗚呼使天無遽用殄絶颶不作舟不壞
吾又未知陸貞臘大古喇之洲嵒門島其經畫且奚似也
昔宋二王海外事以鄧光薦亡故元至正修史多漏畧正
統時張毅齋亦句章人殉土木難後百餘年至晉江道思
王氏始表之今宸荃書明史草而蹟勘詳覈履祥并不書
省志然則當世之為晉江王氏者庸得不鄭有以光闡之
乎當履祥殉台時凡穀祥徃乿齒不獲越二月間止逆旅

市飲者遍訖滂曰督餉官直忠臣亟覈之具獲訖刃狀豎尸面如生蓋猶賫啼獼哀鳳悲吟激嘯之志云甬宸荃工文疏議法宋葉文定公家藏草十六篇蓋蹈海後八年而煌言亦引決於江晥之間訖以波臣殉

黃戶部傳

汪有典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湘周氏崇正庚辰成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畧似號本非又號圃菴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真率少文剛腸疾惡自鏡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詡與正人君子

鬼神仙佛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甞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舡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甞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来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二人醉直須上叩閶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厨絡繹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盞吸盡銀河烏鵲愁黄姑渴死悲清秋咄〻酒人渾無賴乘風且訪崑崙丘緑娥深坐槐眉下万桃花覆深觴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跽進三觴大嚼絳雪呑玄霜桃花如雨八駿吽春風浩〻心飛揚瑤

池雖樂崦嵫促阿毋綺窓不勘宿頋假青鳥探瀛洲列真
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
神仙神仙酒人化為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
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瑶蓄瓊糜賤如虀蒼龍可饍麟可脯
與酣瞋目叫咗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
鍾伐鼓轟如雷金莖玉液流灑渴披髮大笑還歸來是時
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嶽
翻覆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冠劒廷議集公卿
今者酒人有罪〻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反成酒人名急敕
酒人令斷酒〻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醉死無醒生帝

顚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倉皇謫置楚州城酒人隨
地頗狡獪讀書學劒皆雄快白皙鬚々三十時戲擬青紫
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胡手版腰章束縛苦
半醒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
還痛哭胸中五岳自峩峩眼底九州何處々頭顱　改甕
生塵酒非酒方人非人椎鑪破觥吾事畢邦計金陵十斛
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亦醉丈夫獨醒定憔悴從來酒
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鯨
飲兼因飲終日酩酊淋漓嬉怒々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搆
一凌雪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為酒帝羲農為酒皇淳于為

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〻門內酒泉流湯〻幙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洗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荊卿擊劔稱生撾鼓王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紊官奉罍甗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石顧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〻稱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嗚〻感慨多即令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呼噫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公感憤怨懟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喜食鱔

底焦飯人呼為鍋巴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竈幸無即
將歸鍋巴猶得老爹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慙愧西山有此
生學仙恨少休粮訣嚇児空多噉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煞
鍋巴敢望史雲塵隔江舡尾競琵琶金帳寧知雪水茶新
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記先賢苦節多
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韵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公静卧一
室中毋夜起攝衣冠書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
故人忠魂来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歎曰噫而
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為銘曰笑倉乎笑倉乎爾既
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

碧落不當演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甫之英風浩氣寧不翻五岳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数斗大醉自沈於水時庚申五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尚高亦以五月五日自盡葉公字而立樂清人温州府學生兵後佯狂幅巾大袖行而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凉惱亂蘇州刺史腸何似鸰鸰易生死得全楚々好衣裳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携水一杯柔芹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巳頹曾林放之不如乎守至怒繫之獄追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

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至明自經陳公繼新者仁和人晚節納石懷中赴龍淵寺潭中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甞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尙俯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唯公能實踐其言公変姓名有贈詩半非畧似君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此曹安得復爲人

跋黄九煙户部絶命詩　　杜濬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瑣屑細故與夫　實理紲妄動

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鉉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嗔則是形骸苟具而薾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户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益日甚至于無終食之間違嗔以此取憎于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托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諸實事覩其無故沈淵無病辞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而發揮于一朝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絶命詩二章其首章固已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

我我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々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却聘書九烟猶是也盖嗔者生氣故九烟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當疇昔之日與九烟互相砥礪之曁至是其令子備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為先人知己同調莫踰老僕請志数語遂書此意歸之禹公負才有志能終身無改父之道乎則可謂孝矣己丑陽月深屭山人黄岡杜濬題于金陵流寓之再造草堂

兩林公傳

汪有典

林公汝翥字大葳福清人萬暦間舉於鄉授沛縣令天啓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寶先等功擢御史四年廵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如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傅國興卒衆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捕得進〻惧劾請受杖即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駡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万公憬以言事忤忠賢群閹毆殺之公惧死杖下逸去首輔葉向高者公舅氏也群璫疑公匿向高邸則列兵圍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

臣韓爌何宗彦朱國祚史繼偕咸畏縮不敢言向高移居郊外遜位去盖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於是詣順撫上聞卒杖之削籍歸崇正初起官右叅議分守温处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啟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鮮職魯王次長垣台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郎中林公垐攻福寧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死

林公垐字子野侯官人崇正癸未進士授海寧令甫一月而燕京陷南南所在変起邑鎮李刀三故大家奴秉間煽衆爲乱通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衆杖殺之其黨股栗從篋中出一紙曉於衢元凶既除餘悉不問衆驩呼釋兵

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眎之若　我十脂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觧綬𢿱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鐔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父母之羞乃𦸗履負戈卒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於內官特加厲禁法至善也至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中人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厰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不令典

兵永樂則有鎮守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奪
去叅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雖謹永樂
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異謀者矣有尚書繫內官監者矣
有總兵都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譏讚皇太
子詐傳上意注趙王致羽林変起幾危社稷者矣不許識
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堂之設令太學士授 內
使書矣馴致秉筆之閹秉機專政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
殺予奪任己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氷
至可不戒々兢々哉永樂以其陰賊之性資狗児諸閹之

力遂其簒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中外思以腹心叅之以故於諸内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祖訓鐵鑄視若弁髦始之詬厲建文變乱官制者已亦旋蹈焉盖逆悪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節忠義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禄又親見衮衮忠義屠戮之慘則益刼於積威之勢而不敢援祖訓以強諍凡永樂所欲便其私畗者曲意以從亦因寄耳目於内侍出漏天子之言於已入揚已之譽於上於是大臣自輕而宦官重大臣自践而宦官貴大臣自媮合而宦官益肆縱至於天啓大臣則又庸悪陋劣仰臭息於宦官而莫必其命葉向高號稱賢相甘受宦官之侮

且去位以避其鋒而莫敢與之爭同時宰相韓爌等俱閉口奪氣亦不敢章臺諫助之攻溺晋庭者謂必無人爲漁陽摻撾者大號於尸冢之間豈不以此也乎張父趙毋誰憚不爲竊太阿還龜鼎直須時耳悲夫㐫國害家禍始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草廬先生傳

林璐

草廬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豊樂橋南又徙而之銕冶嶺經歲不出户一夕偕客訪其居童子曰方卧廬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闚其無人已而床上有拜謦欬覓唾壷状始盤旋下床立帳啓露廬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

来先生裹氊幘加以布帽〻束帨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
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袖擁腫手不得卒把杯
三人擁爐坐望其床薦高于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
床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〻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卧
止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傴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
醉又上薦卧案上詩文高與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
人間来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
跼蹐户庭困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居薦不得坐忽下床
曰客惡知我言東髮以還冬月御夾衣客至常剉薦以飼
馬客去徑上床卧又數好遊醉叩舷歌或墮水濕衣氷澌

浙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卿賢豪長者相把臂先生昔遊雲間識夔仲夏先生及令子存古游越師事念臺劉先生與李宫大樽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藥君聖野雪苑則交侯君仲衡毘陵則惲君遜菴穉章則王君軫石于浮屠氏乃與南屏谿公久游先生又曰嗚呼自吾游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逝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〻修稧事以為娛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

有糊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唫者吾老矣猶得卧薦上追李炑輒盍薦吾不意竟盍至二十八簏也汝慎無言吾又將卧于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黄古錢塘人

沈長公傳

林璐

勝國末有沈君齊賢者字寤伊錢塘諸生也髫年讀書以尺寸計執經問難師為屢詘既長慨然以濟時為己任然性悄直語不合輒罵其同舍生生目之曰猾生君曰固也君等便如曹蜍李志父病刲臂肉療之不起慟幾絶嘗送賈摟水被盜〻故嘉禾汛弁也盜欲殺君會杭李官舟至

援以免嘉禾郡丞庇盜且爲盜去間暮夜餽君金君不受
久之分巡浙西者曲爲盜讎君移牒褫君儒衣君抗辨不
屈李官故持平者卒直君丞以讒去一時司刑者目君爲
強項生時流寇充斥震及鳳陽寢園江浙騷動治兵者議
登陴君笑曰寇未至而勞民奚益流涕上書開府謂餉不
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束於具文畫界而保
以聽寇之蹢躅可乎書八不省君感憤如家事嘗被酒八
神廟痛哭失聲同行者駭而避去越二年甲申思陵殉社
稷君隨鄉縉紳後哭臨三日不粒食者經旬復私立木主
於里社朝畢即伏地哭署其楹曰臣身誓死君讎必報社

故有雷神猙獰可畏君怒目叱曰汝亦當爲國捍禦徒企
睛赤髮驚里媪乎閭巷小兒環視而笑君起逐之一市人
皆以爲癡家人勸君飯進肉怒曰此豈食肉時耶更以惡
草進家人瞯君若澁喉不能下咽者笑而去君不時悲啼
客或阻君々曰毋阻我笑々竟當自止會々稽御史大夫
劉公至君亟往謁扼腕論時事拜淚俱下諸儒咸白冠環
坐一生忽私語曰黃巢朱溫恐亦天命君直前奮拳敺之
急逸去乃免一夕客假君舍會食客故以貲雄鄉里者君
笑曰丈夫當散財爲國家效尺寸吾視若曹圂豕耳拔壁
上劍玩弄起舞劍光與燭光相射怒指四座吾當盡取若

首自刎其頭以酧若客驚懼匿几下或逃溷厠以免隣或
偶語恐君知相示以目先是前數年督師汪喬年發闖祖
墓々有燈藥火尚熒々不息尸骨腦後穴一赤蛇飛而走
迎日吞氣者三復入墓發而藏之君聞之喜曰滅寇必矣
及甲申難作君與人曰前言豈妄乎當毋俟之已而南都
立君歎曰江左敬仲安在欲献策闕下耻以口舌得官遂
遯跡皋亭山下乙酉闖入九宮山謁玄帝廟神擊之赴地
為村農所斃君不知也丁亥北来客過君道君躍起曰神
能報君讎乎吾少時期為張代州今来不及吳門許秀才
吾其死矣寢疾數日執弟之手曰吾孔孟一線尚在語不

他及彛有餘慟而沒

林璐曰予過君里中父老指揚淸祠云此卽君置木主處也猶咋舌姍笑曰此豈古所稱狂者也君壯歲本河畐大行而旁及兵法天文律呂著書三卷書成生子遂命名敬畐其意深矣

釆薇子傳 附一臺先生

汪有典

汪有典曰吾宗人之居歙者由憲爲余言國初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撫野菜入沙鑵煮食之鶉衣百結間入書舘作字題詩〻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釆薇子問其姓名卽泣而不荅每當三月國忌時僵卧數日不

飲不食不言笑人以是知其爲故明之有官君子盖績爲
微之僻壤嶺北又績之僻壤采薇子之隠此有入山惟恐
不深入林不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旣不可得則其科分
官位盖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遯其意極可哀余徃績之
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而
退此人旣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子費半生苦
搜羅勝國孤忠得香盈玉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沒於
泥沙者多有吾欲子之書於終篇梓此一傳以槩忠義之
士之不知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名者又卽以爲子
書之後序可乎余敬知其説備着之抑又有一盡先生者

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帶角巾徉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欷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然不久輒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黄生萊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瞪目無語輒曰行酒来余為汝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嘗從容叩之不答即舍之去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来居僧舍容貌憔悴神氣惝怳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死年七十矣李生云嗚呼余論次前明忠義諸公

本末淚涔涔下盍投筆而起者屢矣吁嗟乎又盍以釆薇子一壺先生

朱長源傳

汪有典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大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府李自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行巡城指大纍呼衆發之三命無應者即自起燃火衆競執其手乃奪佩刀自頸死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執隸正黃旗俶宣府人姜納吾居長源修幹美髯倜儻負奇節性倭佛嘗搭七條戒衣人目為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掌科陽某死於難夫人華隨德姬隊王嘗

以賜人夫人薙髮以拒或以告長源長源頷之王既賢長
源滋欲賜以婦遣八德姬院恣所擇長源既聞楊夫人墮
是院也遂不辭見裹佛巾者知其楊夫人大言曰余大興
故殉難廵撫朱之馮子也熟視而自引其服若道裝余亦
道裝大興達毘陵程易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言
徽動之夫人知其非常人欲資以上掌科墓也亦不辭長
源以夫人歸納吾家向夕夫人叩長源曰君脫難於厄哀
難人否長源曰為全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納吾伏
童奴數輩偵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拜益高至曉
拜不徹童奴報納吾納吾異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以班

伺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納吾
晨興盥洗更衣候門啓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吾既
不近夫人何贅疣此一受為長源曰此縉紳婦吾非欲妻
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不果吾顧故且同室然非誦佛
無以明心不意為君偵得幸為我諱無敗機事也納吾曰
君誼動鬼神毋復夕夕若君為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
曰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
公誠異人吾為合浮屠爻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毘陵以
其母與弟来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
跏趺而化時順治丁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即亂矣聖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撰閒閒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朝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為公良然然如長源家破國亡躬且不閑乃欲朊人於難而全其節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為变㢋幾凜凜造次顛沛必於是者與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也雖由長源有以感之然世固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

愍皇帝朝
崇正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蘓州人徙居大興父奎以

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窮操作頋性貞靜居平不見

齒天啓中遴信王邸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遴婚毎遴一
必以二副者陪廾即中遴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
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
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悉禀成于熹宗
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賛之曰今雖
弱小他日不長大邪曰冊為信王妃上即位立為皇后々
家本節嗇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為外家乞
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饑
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
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爨弄無

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俸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流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邪曰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上薄于聲色宮中不燕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踞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即傳入相見且故為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遷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經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

憤不食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茵賜后且問后起居
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名
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
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毋丁太夫人入宮必
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毋之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為謝
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
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
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
妃也賢而有年崇正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
太妃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

妃朝畢坐而進茶上甫就坐忽欠伸偃栲栳鼾齁徐聞太

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

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

知也至兒子苦多着（北人呼多為多着）實難枝梧連夜省文書不

料遂困劣生太妃前不自持至此太妃泣上歸為后言后

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肴將為

上解菜上未知也出御門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者孝

純太后毋也瀛國野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囑云為我語

上翼日有為上解菜者上勿却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

驚詢曰汝何以為此豈亦有所聞邪曰無有外人有專之

者邪曰念先后慈在寘〻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
意乃出奏示后再拜舉筯相向哭淚溢槃構后生皇長子
及長平昭仁二公主故事太子既出閤非上命不朝后偶
上坐便殿案有急奏太子忽以朝后請上歎曰兒見母有
幾而問我邪今後竟八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都城陷上
至宮曰事急矣后即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定京師世
祖章皇帝特謚曰莊烈愍皇后與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
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居揚州父宏遇以奢自豪生
妃而嬿妍故多衒女習技能宏遇娶之為後妻教妃鼓琴

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未幾進皇貴妃
妃斂慧善伺上意旨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毋
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台毋入来間令鼓
琴上前一再行上憮賜勞之自是毋出入常注宮門籍不
復禁妃善粧櫳每以新飾变宮中儀法燕見却首服別作
副髮蔵髮問宮衣用紗縠襍綴諸剪綉而隱以他色如叠
畫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
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褸金匼匝雖烜麗而
炬不外達妃乃剳燈扇每當炬去處一方以踈綃幕之炬
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闥過高迴崇杠大牖所居不

適意乃就廊房爲低檻曲楯蔽以敞隔雜採揚州諸什器
床簟供說其中又以永巷接宫門御盖往来必行風日中
妃令爲蔴薄夾椶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変易舊
制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甞去小黄門之舁已輿者而舁
以宫婢上稱其有禮特妃頗干預毎見上輒爲外家乞恩
澤而宏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遊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
朝士附勢者争相造請毎以外情輸宫禁上頗厭之先是
宫中凡令節宫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宫々婢戴新樣花
他宫皆無有中宫宫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宫出採
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

有吳吏部家人携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搆后故上怏〻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八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啓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啓祥宮既而用后言名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皇五子將薨時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凡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鏐環寶累萬〻上名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既而國瑞死有憑皇五子爲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　逝將去此皇五

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爲
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即慈
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
悔嘆息曰竟以貪故殺此兒謚曰悼灵王而武清竟免後
上至妃宮思悼灵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
間傷懷呼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
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屈
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耳時上年高王皇后稀
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諄諄以河南爲念今何如矣
上噓唏而起其後妃遷承乾宮十五年七月薨謚恭淑端

慧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

長平公主誄

張宸

長平公主者明崇正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妙選良家訖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尊平陽以館之開沁水以宅之貳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蟻賊鴟張逆臣不誠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嬙嬪慷慨死焉公主時在稚齡御釼親揮傷頰斷腕頹然玉折霣矣蘭摧賊以貴主既殞授尸國戚覆以錦首載歸椒里越五宵且宛轉復生泉塗已宮龍髯脫而劍遠蘭薰破殿蕙性折而神枯順治三

年上書令皇帝九死臣妾跼蹐高天皈緇空王庶申罔極上不許詔求元配命吾周君故劒是合土田邸第金錢牛車錫予有加稱備物馬嗟夫乘鷁扇引定情於陂朔之朝金犢車來降禮於故侯之第入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競異鸞臺看樂昌之再合金枝秀發玉質含章達德耀於皇家迓桓君於帝女然而心戀宮帷神傷輦路重雲畢陌何心金榜之門飛霜穀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勝悲遽焉夢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嫁之年星逐初周芳禾未歇嗚呼悲哉都尉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沈珠之在殯銀臺竊葯想奔月以何年金殿煎香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

月之吉葬於彰義門之賜莊禮也小臣宸薄遊京輦式睹
遺容京兆雖阡誰披柘館祈連像塜祇叩松関擬傷逝於
子荊朗香空設代悼亡於潘令遺掛猶存敢弄拜爲之誄
云

春明夢餘録曰公主名微娖

史八夫人傳　　汪有典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
可口之妻也可口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
夫人居金陵浙人厲昭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
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平省兵擒

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名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吞實而
八夫人有國色為衆所規會金弇桓祿章禁旅往討駐金
陵遼官聶三媚火宰甚艶八夫強為委禽八夫人遣婢拒
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
人命恣若所為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
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烈帝殉社稷後宮嬪
御視死如歸節烈之奇前古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
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
何其盛也抑余聞豫王之下江南也赧皇東走火保無太

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欵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匍匐泥淖中王前導過麾之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万歲而後乃起是三台八座非以身從人者與而謙益右東林之遴也至如三夫人㲉㲉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血縴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凝妻断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書矣噫

兩女將軍傳

汪有典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正辛未武進士為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工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陷岳州過洞庭風作覆其百艘大怒還岳州縱火延燒遂騎而破長沙寶慶衡州湖南郡縣皆靡唯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既而再與賊戰馬驚仆隕於陣雲英聞父變奮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尸還賊環搠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敢傷完守八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邑而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父為守備領兵守道州雲英隨父任適四

州人賈萬策為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变慟哭觧職去間関數千里出入賊壘扶櫬敀蕭山既殯遂隐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子兆陽從雲英受春秋胡傳為知名士雲英年三十八而卒於今蕭山人稱長巷沈氏有女將軍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刘公鐸女也忠烈死黨禍淑英時年七歲母蕭恭人陳忠烈遺書教之旁及禅學劍術孫吳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藹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師帝后殉社稷淑英聞变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兇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

士卒得千人併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揮成一旅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為助則大喜開壁門見之流涕為言指揮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却立者朝日過先璧營報禮周視營壘闊步伐出千金犒之佐以牛酒一軍盡讙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為配淑英大怒即遶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皆驚盡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詩曰銷磨鋏膽堪吞劒扶却殘瞳欲挂門大書於壁從容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惴且懼

卒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闕一小菴曰蓮舫迎其母歸養誦佛以終身焉

汪有典曰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婦人女子往往以忠孝貞烈著稱其亦足悲矣求尸殺寇不用城頹笑文捐軀如浮江出蓋雲英之誥詞云爾雲英固可以無愧淑英痛父被逮欲先死闕下毋病刲股以愈庶幾孝與雲英類然兩女子憤然敵愾卒完節以歸爲尤難嗟乎是固兩女子也哉

河東君記

沈虬

河東君柳如是者吳中名妓也名是一字蘼蕪美丰姿性儇慧知書善詩律分題步韻頃刻立就使事皆對老宿不如四方名士無不接席唱酬崇正戊寅間年二十餘矣昌言于人言曰吾非才學如錢學士虞山者虞山聞之大喜過望曰今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詩如柳如是者不娶有好事者兩相傳致庚辰冬如是始虞山即築我聞室居之以迎其意十日落成留之度歲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與如是結褵吉服冠帶皤髮學士合卺花燭儀禮備具賦催粧詩前後八首雲間縉紳譁然攻詩以爲褻朝廷之名器傷士夫之體統幾不免老拳滿船載瓦

礫而歸虞山怡然自得也稱為絳室呼河東君建絳雲樓
窮極壯麗上列啚史下設幃帳以絳雲仙姥下降比之褻
甚矣不數年絳雲樓災宜也但河東君所從來余獨悉之
我邑盛澤鎮有名妓徐佛者能詩善畫蘭雖鄉鎮而士大
夫多有物色之者丙子年間婁東張西銘先生慕其名至
垂虹亭易小舟訪之而佛已于前一日嫁蘭溪周侍御之
弟金甫矣院中惟留其婢楊愛楊色美于徐而詩字亦過
于徐因携至垂虹余于舟中見之聽其音禾中人也及長
豪宕自負有巾幗鬚眉之論易姓名為柳是歸錢之後稍
自斂束在絳雲樓交靡文史牧齋臨文有所檢勘河東君

尋閱鉎牙籤万軸而某冊某卷立時翻點百不失一所用事或有誤舛河東君從旁頻為辨正故虞山甚重之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與四方賓客談論蹁躚若仙故虞山又呼為柳儒士康熙某年虞山捐館嗣君孝廉弱不自振而族黨嚚悍聚百人登堂爭鬨河東君曰家有長嫡義無坐受凌削若未亡人奩內遺貲留亦無益當盡捐賂族兇以紓家難出其箱籠千金族人攫取以歸矣明日喧集如故河東君遣人問曰今將奚為族人曰昨日所須夫人之長物耳未足贍族嗣君田房廩粟獨不可分其半以給貧宴耶嗣君惧匿不敢出河東乃密召戚故及門人素善者

又呼其僕人能幹者告之曰視族人之意如宋人割地不
盡不休計將安出咸曰嗣君懦無策也河東君曰吾有一
計可以立觧全孤保家在此一舉然必爾等念府君舊德
并力相助方可行咸曰顧之河東君乃出廳事見族人曰
妾之衣囊盡矣誠不足以贈期以明日置酒大會多寡惟
命府君之貲産在我不惜也衆唯〻而散是夜宰猪屠羊
酒醴畢具来朝将大宴者又陰部署所約諸人于後堂衆
莫測其意筵席陳設諸色畢集客令人鎻禁門户河東君
入内若将持券簿以出者已而投繯畢命矣其家人驚視
見夫人已死而房中聚繩索大書壁上曰并力先縛飲酒

者而後報官衆如其言出繩盡縛族人門開無一得脫者須史邑令至門驗視柳夫人即于廳事窮治諸兇具服正厥辜以上聞所司柳夫人一死而虞山之家全虞山之孤保柳夫人一死而青樓之慾盖夫君之大義高而品題風月之才為不足論夫人有一死輕于鴻毛而重于泰山者柳夫人之謂哉賢于丈夫遠矣

圓圓偶記

沈虬

陳圓〻蘇州名妓也在崇　辛巳間年十八善歌舞隸梨園中貌端儼白晳似閨閤中人絕無青樓意態故登場無不羨嘆時田妃專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漸逼師屢喪敗上

意不懽國戚嘉定伯周以營葬歸蘓欲得色藝雙絶者曰
毋后進之以舒宵旰之憂且以分西宫之寵遂重賂圎以
北納之宫中一日上見圎問以從来且命遣還故圎仍在
周邸時呉逆得命鎭山海周餞之出女優佐觴呉屢目圎
頗屬意焉詰朝請于周周拒之有所親謂周曰朝廷方寄
以北門公何惜一女子結其懽耶周感悟時朝廷賜呉三
千金呉輒以千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周備裝資送
呉父家未幾賊陷京邑籍諸貴家呉父亦與焉賊擁衆兵
挈呉父而東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呉已允降矣因問
圎娘所在使不敢隐以籍八告呉遂按劒大怒曰大丈夫

不能保其妻室何以生為遂勒馬出關隨王師而入其父旋又害故吳梅村圓〻曲云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電掃紅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又雜感詩云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此詩史微詞也吳旋逐寇出山西道晝夜不息尚未知圓之存亡也時都中已索得圓載送軍前至絳州將渡河方及遂效于飛位與晚妻匹有尊稱並輦而行自秦至蜀盪寇平逆建藩滇中吳之顯貴近世無比而圓以一妓女傾動京師匹偶上公吳下艷稱此圓之始末已得其畧矣以後吳之鎮滇以至逆節二十年來久不聞圓之消息矣癸亥冬于西陵遇

歸安公公故令滇訪其遺事語及陳圓公曰有之彼處稱邢太〻非陳也述吳娶邢始末更悉意陳為　母姓而邢其本姓也邢至王第中名最貴盛然別居一院卸鉛華並歌舞黃冠羽衣茹素自居府中宴會皆不與吳與妻閒日同至其處談讌竟日抵暮而歸亦不留寢及府中有疑難事費處分者求邢太〻言無不立解意在排難解紛曰我修行人做好事故內外無不重之吳之妻悍而妬亦曲順邢意蓋邢深知妻之鷙惡故退居恬淡不競　利其明哲保身之意有過人者吳有二姬美顏色善歌舞寵冠後庭吳征水西屬其子善視之子以他事遠行往返兩月及歸

省視而二人俱髮矣不勝駭愕知其爲晄毋所殺然後知邢之潜身遠害爲不可及也敗亡之後吳閶門被戮矣凌敲羞臺懽樂不終此白首之女冠焉知不爲綠珠之墮樓盼〻之終于燕子邪不可攷矣吳門好事者但知圓之喪亂中遇合之竒吳之功成後寵幸之盛且有爲一女子鬩天下興廢之嘆而不知其辭榮入道于繁華中急流勇退吳之知進而不知退以致喪敗負愧一女子多矣故爲之記